



A Secret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Thatcher (1982-1984)

英】查尔斯·莫尔〇著 贾令仪 贾文渊〇译

撒切尔夫人传

赢得大满贯



撒切尔夫人传
(1982—1984)

赢得大满贯

【英】查尔斯·莫尔◎著

贾令仪 贾文渊◎译

图字 : 01-2017-3517 号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ume 2: Everything She Wants

by Charles Moore

Copyright © 2015 by Charles Moor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切尔夫人传 . 赢得大满贯: 1982-1984 / (英) 查尔斯·莫尔著; 贾令仪, 贾文渊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ume Two: Everything She Wants

ISBN 978-7-5012-5445-3

I . ①撒… II . ①查… ②贾… ③贾… III . ①撒切尔 (Thatcher, Margaret Hilda 1925-2013) - 传记 IV .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2398 号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策 划: 董保军 张天罡

书 名: 撒切尔夫人传: 赢得大满贯

作 者: [英] 查尔斯·莫尔

翻 译: 贾令仪 贾文渊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010-85112689 (编辑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1092 毫米 1/16 26 印张

版次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445-3

ISBN 978-0-140-27962-7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
凯特、威尔和汉娜
他们还太年轻，没有经历过本书讲述的事件

缅怀
经历过本书所述全部事件的 W. F. 迪兹

我的灵魂无所畏惧，
任凭世界风狂雨暴，也休想让我战栗。
——埃米莉·勃朗特

前 言 | Preface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生活往往让哲学家感到困惑。在这部传记的开篇我就评论说，她让苏格拉底的学说无所适从。苏格拉底有句格言：“未经考验的生活不值得过。”但这话对她并不适用。她还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有误。培根有句名言：“只有经过曲折的台阶，才能登上宏伟的高处。”她开始攀登的起点远低于她的前任，却是沿一条几乎笔直的路径攀向顶峰。尽管在形势紧迫时她本可以采用比较巧妙的迂回路径，但她总是勇往直前。沿螺旋楼梯攀登的人看不到自己要走向哪里；但这个一路向顶点奋进的女人在途中和终点始终能看清自己的目标。鞭策她努力向上的动力是强烈的个人抱负加上对自由国家的坚定信念，尤其是对自己国家潜力的信心。她在顶峰驻足的时间足够长，让她有机会努力让国家释放出潜力，实现了国家的大多数愿景。

撒切尔夫人连续任英国首相达十一年半之久，在普选时代，这是个独一无二的纪录。本书第三和第四卷的叙述涵盖了她登上权力顶峰后的年代，从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余波，到她1983年在大选中获胜，直到她1987年第三次竞选连任获胜。因此，本书与这部授权传记的第一卷（《撒切尔夫人传：我是牌中大王》、第二卷《撒切尔夫人传：铁娘子时代》）有着强烈的反差。第一、二卷是在撒切尔夫人2013年逝世后不久出版的，书中讲述了英格兰中部一个杂货商的女儿独立奋斗，终于成为保守党第一位女领导人，四年后，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书中叙述了她一路冲破种种险阻而上，与众多男人设置在她途中的极大困难做斗争，与政治对手做斗争，与困扰祖国的经济问题做斗争。第三、四卷则表现她在权力顶峰的表现——她的卓越表现也许超过了和平时期的所有前任，在世界舞台上，她比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以外的所有英国首相更加声名显赫。

读者也许会想，第三、四卷的故事性可能不及第一、二卷生动，因为这时没有早期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不确定性，而是踏着全球声望的红地毯

堂皇稳步。假如有这种想法，就等于将过去发生的事件套入一种井然的秩序，但当时的事件并不具有这种秩序，至少在事件参与者眼中并无秩序可言。当初，谁也不知道撒切尔夫人会以保守党领袖的身份在竞选中赢得三次连任。1983年，西方很少有人听说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更没有几个人想象过，首先尝试拉苏联摆脱孤立处境的人竟是这位铁娘子。1984年3月，谁也没想到，这个月发端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会持续整整一年，到头来竟然让英国政治中有组织的工会力量彻底崩溃。1984年12月初，任何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萨默塞特郡一个生产直升机小公司的事竟然在几个星期中败坏了她的名声，迫使她考虑辞职。四平八稳的状况既不符合撒切尔夫人本人的性格，也不是她那个时代的特征。就在这个时期，爱尔兰共和军于1984年在布莱顿市发动恐怖爆炸袭击，撒切尔夫人险些在袭击中丧生。

假如没有写这本书，我也不可能深刻理解到，在那些岁月中人们感觉撒切尔夫人的地位多么不稳固——她自己尤其有这种感觉。她1983年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大选，没出几个月她便意识到，她的许多高级同僚并不支持她竞选下一届首相任期。在煤矿工人大罢工过程中，有几个节点她似乎很可能会败退。在诸如出售英国利兰汽车公司、制裁南非、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等几个重要事件中，她在内阁同僚中受到孤立，处境险恶。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她会以压倒性多数获胜，但她不时有相反的感觉，深信自己会在1987年的大选中败北。本书中一个极为重要主题是她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亲密友谊，但两人的友谊在几个严峻时刻曾遭遇挫折。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后，她感觉里根背叛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试图与戈尔巴乔夫讨论销毁全部核武器，她一时觉得，自由世界的事业有可能迷失了方向。

那是撒切尔夫人取得毕生最大成就的年代——1987年访问莫斯科，大规模私有化，持续五年与欧洲共同市场的折扣之争得到解决，降低通胀，恢复繁荣，击败煤矿工人的极端主义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更不用说连续两次在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不过，也是在这个时期，她主持开征人头税，因南非问题和英联邦问题招致女王担忧，最终导致她与大多数高级同僚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恶化。在这些岁月中，她表现出领袖的全部才干——其中有惊人的才能，时而也会露出同样惊人的缺陷。在1984年12月的那个星期，撒切尔夫人先是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首次会晤，接着在北京

签署中英香港协议，随后又在戴维营会见里根总统。那是现代政治史上最举世瞩目的一个星期。1987年6月的一天，她对自己参加的竞选运动完全失去了轻重缓急的判断力，这是最令人尴尬的一天。我将这本书定名为《赢得大满贯》，因为它反映出撒切尔夫人对成就、对变革、对那个时代中自己叱咤风云广度的欲望。但是，尽管她竭尽全力为自己想要的一切而奋斗，却并非总能如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忠于她却疲惫不堪的下属常常用一首歌中的歌词自问：“谁能够告诉我，你能否告诉我，我为何替你卖命？”得到的回答是，她把一切都看得至关重要：这位上司要发挥关键作用，强烈希望他们卖命。她从来都很在意批评她的人怎么说。

本书是在1997年开始构思的，当时撒切尔夫人决定遴选并授权一位传记作者为自己写传记，结果选中了我。我因此得到机会，可以查阅她的所有私人文件，那些文件大多数由她永久出借给了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档案中心。（她选择剑桥大学，是因为她的母校牛津大学拒绝向她颁授荣誉学位，在她任首相期间，除了1990年党内投票逼她下台，这一事件比任何事情都更让她伤心）在她要求下，当时的内阁秘书理查德·威尔逊爵士（如今是丁顿的威尔逊勋爵）允许我阅览她在政府任职期间的所有内阁文件，并不受“三十年后解禁”规定的约束（现在改为二十年后解禁）。不过，按照既定惯例，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引述这些文件的内容要接受审查。¹ 威尔逊爵士的批准在他的继任人上任后继续有效。撒切尔夫人还为我写这本书接受我的采访，并鼓励所有亲近她的人接受采访，以前，她曾劝阻许多人这么做。让我深感有益的一点是她拒绝读这部书稿，还坚持在自己去世后再出版此书。这意味着别人不能指责她左右书中内容，她似乎从未有过想读这部书稿的冲动，我为此颇感吃惊。² 本书除上述资料来源外，还有许多国家的众多渠道，特别是美国，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和其他档案馆都向我开放。我还请教过60多位证人。归纳起来，为了写这部作品，共采访

¹ 审查过程中，本书没有失去任何重要情节。删除的敏感情节往往是情报活动细节或军事问题，在撒切尔夫人的经历中并不占核心地位。

² 撒切尔夫人没有为我的工作向我支付报酬。本书是我与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签约出版的。

过数百人，查阅研究过数千份文件，字数达数百万之多。这部书最终完成时，大约耗费了 20 年时光。

本书第三、四卷的原始材料与第一、二卷颇为不同。叙述撒切尔夫人早年生活时，困难是文字资料太少，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凭借玛格丽特年轻时与妹妹缪丽尔的通信。第三、四卷的问题则是资料太多。在第一、二卷叙述的时期中，撒切尔夫人有比较多的个人生活；第三、四卷叙述的时期中，她的生活与工作几乎没有明显的界线。她与丹尼斯住在唐宁街一家商店的楼上。每个周末，她都要把工作带回家做（在首相别墅），众所周知，她把假期压缩到最低限度，每天清醒的时间都在工作。她于 1985 年在达利奇购买房子后，发觉那是个错误（见第四卷第 9 章）。就连她对衣服的爱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使用权力的表示，而不是个人身份的表现，在她 1987 年的莫斯科之行中，服装更上升到了神化她的高度（见第四卷第 8 章）。她牺牲了绝大部分家庭生活，只有丹尼斯永远待在她身边，让她感到安心。女儿卡萝尔这一时期有时住在澳大利亚，从未在唐宁街住过。儿子马克因从事的商业活动性质饱受批评，从 1984 年起便生活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撒切尔夫人很替儿子的安全担忧（见第三卷第 9 章）。

读者可以想象出一个工作狂有着怎样的生活。要研究撒切尔夫人生活，绝大部分证据可从她的工作中找到。她的传记作者是幸运的，因为撒切尔夫人惯于在政府文件上做大量批注，将自己的看法充分表达出来，还常常使用惊叹号，在自己喜欢的内容下划线，对于她认为“脆弱”的内容、官僚作风的内容或过于欧洲大陆化的内容，她就在下面画上波浪线。她生活在电子邮件尚未到来的上一个时代，从来采取有系统的方法，在纸面上写下自己的意见（通常是经私人秘书之手，多半由查尔斯·鲍威尔执笔），采用这种方法用不着担心黑客入侵，也不会遭遇计算机病毒。她天性注重信息保密，对泄露信息的危险有极为明确的认识，不过在另一方面，她也几乎无法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仅仅从官方渠道研究，便能看出她治国的独特方法。当今的技术和信息自由让人很难从政府文件中看出这样的坦诚，想到这一点，让人不由感觉可悲。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为 21 世纪她的继任首相们写传记，传记作者们就比我辛苦多了。毋庸置疑，私人拥有的信息资源也极为重要。比方说，戴维·古多尔爵士个人对英国 - 爱尔兰谈判的

叙述（见第三卷第10章）、伯恩斯勋爵当时就1985年汇率机制的灾难性事件写的评论文章（见第四卷第3章）、格拉夫罕的杨格勋爵以1987年竞选背景写的日记令人惊叹（见第四卷第10章）……书中广泛引用的材料皆为首次面世。撒切尔夫人活动目击者的记忆同样极为重要。在书中涵盖的时期中，她成了个世界级的人物，而且是个神话般的人物，本书吸纳了这一现象亲历者的叙述。

这五年中的材料太丰富了，书的叙述结构反而成了个问题。首相必须同时处理的事务往往相互毫无关联，未经预先通知就呈交给她，本书作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将这种情况传递给读者。比方说，书中叙述了1986年的同一天中，发生了美国战机从英国基地起飞轰炸利比亚，撒切尔夫人这天还面对了她的商店营业法案遭否决（内容是允许周日开门营业）——这是她的内阁向议会下院呈交的法案中唯一一次二读未通过。要将这些混战般的事件记录传递给读者，最简单的办法是按时间顺序简单叙述出来，然而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叙述需要有清晰、详细、有关联的线索，每次叙述一件事。本书叙述撒切尔夫人就冷战问题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交往，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对煤矿工人罢工、英国-爱尔兰协定、制裁南非的报道也采取了同样的叙述方法。然而，在叙述一个事件的进展过程中，作者会努力提示读者，其他事态在同时进行中。表面上没有关联的事件往往相互影响，而且几乎从来都会影响事件核心中的主要人物，影响着她的态度、她的政治命运、她的决策。应当记住，这是一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传记，而不是她执政历史的完整记载。有些重要方面她始终给予积极的关注，譬如，大多数内政事务，这一点有些让人意外，因此，这些事务通常略去。撒切尔夫人当时的同僚们感觉，由于她个人的魄力，她是个始终活跃在人们面前的人物。这本书就像一出三幕戏剧的第二幕，剧中的主角几乎从不离开舞台。

同样，出于题材上的原因，尽管要维持总的时间框架，但有些问题是尽量按相关事态分类，而不是严格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这一原则适用于她处理情报机构和私有化事务，这两方面在第一、二卷中很少描述，但在第三、四卷中将深入介绍。在社会安全体系和国民医疗保健制度方面，撒切尔夫人推行的大多数改革在第三、四卷叙述的时间段中相当重要，但出于同样的原则，这些内容将在最后一卷中叙述。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她

对待以下一些问题的态度：艾滋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出版《抓间谍者》一书引起的纷争、她与苏格兰不稳定的关系等。像第四卷第9章讨论的撒切尔夫人在当时文化环境下的神化形象等主题，所涉及的事态会超越1982—1987年的时间段。我叙述两个实例时，偏离时序主线，为的是再现当时的实际情景，那两个实例都是当事人在事后才意识到事态的真正本质。这两个实例是：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副检察长关于韦斯特兰风波的信函泄密问题。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卷提供了一个年表，按日期列出不同主题的事件。

本书第三卷、第四卷与第一卷、第二卷还有另一个不同点。第一卷、第二卷是撒切尔夫人在世的时候完成的，第三卷、第四卷的大部分内容则是在她逝世后才写完。这一差异也许对我写作产生了影响，而且肯定对读者阅读有影响。2013年4月17日，在圣保罗大教堂里，英国女王肃立在灵柩旁，女王在位期间有过十二位首相，只有任职时间最长的这位是女性。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历史人物。这将使人们对她的兴趣变得更加强烈，也让对她有利或不利的神话变得更加动人。传记作者绝对不能屈从于这种情绪，绝对不能回答“假如撒切尔夫人健在会如何处理某事”等问题，原因十分简单：作者并不知道。这部作品不能像大理石般冷峻，也不能随意推测，而必须继续具有探索性。作者仍然在努力发现这个非凡女人的真相，而这个女人生前追求的渴望太强烈，根本没有工夫真正认识自己。

撒切尔夫人去世以来，我做过100多场演讲。起初，我为听众难得向我提政治问题感到惊讶。她是个对政治着迷的人，她身后的政治遗产该引起极大的兴趣才对——包括经济政策、国家主权、国际同盟、对自由的态度、军事、极权主义和社会本身，以及用她名字命名的撒切尔主义等。然而很少有听众就这些主题直接提问。频繁提出的问题涉及她作为工人、同僚、妻子和母亲、政府工作人员、领导人、基督教徒等身份。我便做出了结论：人们不是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感到厌倦，而是想要了解她这个人。人们感到着迷的是她与伟大思想和重大事件相关联的品质特征。这与一个最明显的事密不可分：在整个西方民主历史中，她是第一位真正在自己的时代主宰自己国家的女人。“她”这个代词是个起点，也许将是个终点。

致 谢 | Acknowledgements

我在第一卷、第二卷中说过，在此还要重申，首先我要感谢已故的撒切尔夫人，感谢她邀请我撰写此书。她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让我使用所需的全部资料来源，包括她本人接受采访，支持我采访其他人，让我阅览她的所有文件。在她的赞许下，她的家人提供了无尽的协助。20个世纪末，我采访过她丈夫丹尼斯·撒切尔爵士。她的儿女马克·撒切尔和卡萝尔·撒切尔最近也常常接受我的采访，他们自始至终态度极为友善。

撒切尔夫人于2013年去世后，她的大多数随身雇员均已离职，但我仍然在准备本书过程中得到他们极大的帮助，而且在整个撰写过程中得到她的前私人办公室主任朱利安·西摩尔爵士的大力协助。早在1997年，正是西摩尔爵士首先告诉我说，撒切尔夫人有意请人写传记，他后来始终为这本书提供支持，不过，偶尔也提两句尖刻的批评。我感谢撒切尔夫人辞职后的长期私人秘书马克·沃辛顿爵士，感谢在她办公室内外为她服务的辛西娅·克劳福德夫人（昵称“克劳菲”）。

多年前接受了撒切尔夫人邀请我写书后，我需要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我非凡的出版代理人吉伦·埃特肯帮助下，企鹅出版社表示接受。在这部作品漫长的出版历程中，编辑本书的始终是英国出版界最有天赋、最乐于助人、最认真尽责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书长期耽搁出版感到遗憾，但他对本书的善意和热心从未消退。我还要感谢吉伦·埃特肯的同事克莱尔·亚历山大，感谢她参与本卷书的代理工作。撒切尔夫人的文件主要是她的个人文件和政府存档的文件。她个人的文件收藏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档案中心，这是英国卓越的现代化档案馆，收藏着政治类档案。在艾伦·帕克伍德博士全面监管下，撒切尔的案卷保管人安德鲁·赖利得到索菲·布里奇斯的协助，撒切尔夫人的文件

在那里得到极好的保存。安德鲁不断地为这一项目充当博学的顾问，常常提出有益的建议，为探究开创新路，或向我展示一些我可能忽略的文件。

我常常感到，安德鲁·赖利或克里斯多夫·柯林斯比我更了解本书的主题。可以肯定，他们两人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多。柯林斯博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网站 www.margaretthatcher.org 的创建者和编辑。这是全世界公众人物的在线文件档案馆中最好的，而且规模一直在扩展。该网站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所有公开评论及大量其他材料收集在一处，这实实在在节省了我数年的研究时间。柯林斯博士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总能发现新材料，撰写本书过程中，有几次他朗读出的某些文件内容对我至关重要。

为了装下撒切尔的文件，丘吉尔档案中心需要新建整整半排房子。政府文件的数量则更加庞大。本卷书所涉时期的文件已经移交到位于邱园的国家档案馆，但我主要是在文件移交前在白厅查阅的。国家档案馆做出不懈的努力，不断更新包括 PREM（首相）或 CAB（内阁）参考文献项目下的相关批注（网页文件公开后，得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网站的补充）。对于尚未解密的或仍然封存的文件，我在内阁办公室查阅时，就有必要保持原档案的文件参考索引。我要向内阁办公室官方历史处主任特莎·斯特灵致谢，还要感谢副主任萨莉·福克。感谢她们在我查阅文件时一贯给予有益的帮助，并且在遇到官僚作风阻碍时，一贯设法排除障碍，推动这个项目的进展。在研究过程中，档案处主任罗杰·斯梅瑟斯特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我必须感谢内阁办公室的苏·格雷，感谢她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做法，排除影响本书出版日程的最后一道障碍。感谢档案处的业务骨干戴维·理查森、罗恩·劳伦斯和黛博拉·尼尔，他们常常在档案的宝藏中找到所需文件让我查阅。我常常与官方史学家在同一间办公室中阅读，特别感激他们与我交谈，尤其是斯蒂芬·沃尔爵士、伊恩·比斯利和吉尔·班尼特。外交部首席史学家帕特里克·萨蒙教授向我提供过帮助。

我是个得到授权的史学研究者，而不是“官方的”史学家，为了便于我查阅必要的文件，1998年，当时的内阁大臣理查德·威尔逊爵士授予了我官方头衔。我的这一特权在他的继任人特恩布尔勋爵、奥唐奈勋爵和杰里米·海伍德爵士的任期中继续有效。本书撰写过程中，一直受到继任首相们的热情关注，其中有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戴维·卡梅伦。我要感谢布莱尔先生和卡梅伦先生，感谢他们为我撰写此书接受采访。

我要感谢女王陛下的私人秘书克里斯多夫·盖特爵士和皇室及皇家档案馆的其他人员，感谢他们彬彬有礼的协助。

第三、四卷利用的资料中，源自美国的内容比第一、二卷更多。这不但因为书中涉及的时期中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有着重要的关系，还因为丹尼尔·柯林斯就此做过大量学术研究。总的来讲，虽然我本人为此书做了大部分研究，但我很快便意识到，自己不能常常待在美国利用所需的全部美国资料。因此我请丹尼尔为我主管在美国的研究项目。十年多的合作中，他的勤勉、优秀的管理才能和智慧都让我赞美不尽。他的正式头衔与他所做贡献的广度和重要性并不相符，我认为，他是本书各方面的可靠顾问。假如我斗胆把自己比作书中的大人物，那丹尼尔就是我的查尔斯·鲍威尔。这个项目完成后，他也将证明自己是一位名副其实知识全面的历史学家。我还要向丹尼尔的妻子索尼娅和他们的女儿克拉拉致谢并致歉，她们允许我占用了本属于她们的太多时间。

谢过丹尼尔·柯林斯后，我该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戴维·希尔斯博士，他一直是这个团队最重要的人员。他持续进行的爱尔兰研究为本书多有贡献，他的研究如今持续到更广泛的领域，在邱园的丘吉尔档案馆和别的地方搞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他还深深参与了整卷书的内容准备和充实工作。他的认真与勤勉非同凡响。

对本书第三、四卷，丹尼尔·柯林斯承担起我们在美国的大部分访谈工作（第三、四卷书所涉内容的访谈人数约有 60 位），另外还承担了向前白厅和查尔斯国王大街前官员取得相关证据的工作。在美国做的文献研究相当耗费时间。对此，我们感谢罗纳德·里根图书馆和乔治·布什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们感谢里根图书馆的迈克·达根、斯蒂夫·布兰奇，更要感谢十多年来甘为我们充当无名英雄的谢莉·威廉姆斯，她非常博学，孜孜不倦，总是非常欢快。我们真心感谢布什图书馆与我们配合默契的罗伯特·霍尔茨魏斯，感谢以军人般的严谨应对我们无数要求的扎克·罗伯茨。

《信息自由法》使本书大受裨益，我们提交的查阅文件申请书多达数千页。在几座总统图书馆，熟悉情况的馆员向我们提供了指引，但我们也直

接提交了无数的申请。为此，我们要感谢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负责自由信息的官员们，特别应该感谢国务院，尤其感谢受理申请的馆员洛林·哈特曼，他常常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研究内容模糊的文件。

我们的研究还一直依赖众多美国研究机构的专家和文献集，其中包括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我们要感谢那里的玛丽·柯里，尤其要感谢斯维特拉娜·萨夫兰斯卡娅，她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了她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要为诸多机构提供的协助表示谢意：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乔治城大学的劳因格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德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联合国档案馆、哥伦比亚特区的公共图书馆等。

在我们了解撒切尔夫人对话的过程中，南希·里根夫人和继续关心理根总统利益的人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尤其是乔安妮·德雷克和弗雷德·赖安，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我们同样感谢乔治·布什总统和他的办公室给予的支持。乔治·舒尔茨对本书研究的全过程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慷慨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可靠而精明的洞察看法。彼得·罗宾逊也是一样。让本卷书受益匪浅的贡献者包括巴德·麦克法兰、杰克·马特洛克、理查德·珀尔、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罗兹·里奇韦和柯林·鲍威尔。我们无限感谢他们和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人们。

我还要感谢美国的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以及我的编辑丹·弗兰克。“领先讲坛”帮助我为本书即将在美国出版做了宣传。

※ ※ ※

我查询过资料的其他机构包括：爱尔兰都柏林国家档案馆、北爱尔兰公共档案馆、巴黎国家档案馆。我一直对伦敦图书馆感激不尽。许多个人也让我利用他们的私人文档。我要感谢戴维·巴特勒爵士，他安排我查阅他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学院的当代竞选采访文件（巴特勒爵士不顾 90 多岁高龄，继续向我提供慷慨的帮助，让我查阅大多数文件）；感谢已故的迪兹勋爵，他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位编辑（我特别在扉页缅怀他），曾让我浏览他自己的文件；感谢哈里·哈特，他让我利用他先父戴维·哈特的文件；感谢

教授布赖恩·哈里森爵士，他让我阅览牛津大学是否向撒切尔夫人颁发荣誉学位争议的文件，以及她与知识分子们关系的文件；感谢格雷厄姆·特纳，他向我提供了已公布采访的未出版文稿；感谢亨利·哈迪，他允许我引述已故以赛亚·柏林爵士一封信的内容；感谢约翰·威廷戴尔，他让我阅览了他在这一时期尚未出版的日记；感谢帕特里夏·霍奇森女爵士，她允许我阅览她的个人文件；感谢沃尔特斯夫人，她允许我引用已故丈夫艾伦·沃尔特斯爵士的笔记和日记；感谢杰拉尔德·鲍登，他让我看了他个人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住在达利奇的撒切尔一家；感谢阿奇·布朗，他向我提供了关于苏联事务的当代笔记；感谢马丁·尼科尔森，他让我看了他凭记忆写的事件摘要，并帮助将晦涩难懂的俄语词组翻译成易于理解的漂亮英文字眼；感谢阿泽利尔·伯南特，他让我看了他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与中东问题的论著（预计将于201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伯恩斯勋爵，他让我看了许多回忆的个人记录；感谢艾丽斯·科尔曼，她对当时撒切尔夫人手写草书做了分析；感谢戴维·古多尔爵士，他让我看了他关于《英-爱协议》以及关于撒切尔夫人个性的个人备忘录；感谢约翰·科尔斯爵士，他向我展示了若干个人文件；感谢彼得·马歇尔爵士，他允许我利用他的个人日记；感谢韦福德的已故怀雅特勋爵的管理组织，他们允许我引用他先前尚未发表的个人日记中的章节；感谢格拉夫罕的杨格勋爵，他允许我利用他个人的1987年大选期间的日记。

以下各位在本卷书准备过程中慨然接受访谈，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未就此主题公开发表讲话。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们的访谈没有直接引用或提及，但他们提供的背景情况极其有益。这些女士或先生是：吉姆·阿布拉汉森将军、安东尼·阿克兰爵士、肯尼思·阿德尔曼、雷蒙德·奥尔布赖特、罗茜·艾利森、已故的马丁·安德森、伊尔敏斯特的阿姆斯特朗勋爵、雅克·阿达利、杜金的贝克勋爵、詹姆斯·贝克、班达尔·本·苏丹王子殿下、温迪·巴伦博士、贝尔勋爵、已故的比芬勋爵、伯特勋爵、已故的托尼·毕晓普、爱文德·毕尔克、托尼·布莱尔、肯尼思·布卢姆菲尔德、罗温顿的布莱思勋爵、罗杰·博恩、杰拉尔德·鲍登、科莱特·鲍女爵士、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爵士、已故的斯彭尼桑的布里坦勋爵、基思·布利托、萨顿曼德维尔的布鲁克勋爵、尼格尔·布鲁姆菲尔德爵士、阿奇·布朗教授、威

廉·布朗、科林·巴德爵士、弗拉基米尔·巴可夫斯基、伯恩斯勋爵、康纳·伯恩斯、理查德·伯特、布洛克维尔的巴特勒女士、布洛克维尔的巴特勒勋爵、戴维·巴特勒爵士、已故的迈克尔·巴特勒爵士、法兰克·卡卢奇、卡林顿勋爵、布赖恩·卡特利奇爵士、理查德·沙特尔主教、查尔斯·克拉克、杜安·克拉里奇、泰鲁斯·柯布、艾丽斯·科尔曼教授、约翰·科尔斯爵士、托尼·科默、已故的罗伯特·康奎斯特、戴维·康沃尔(间谍小说作家，笔名：约翰·勒卡雷)、已故的珀西·柯利达爵士、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辛西娅·克劳福德、切斯特·克罗克、彼得·克罗珀、已故的布赖恩·卡本爵士、已故的卡克尼勋爵、伊恩·柯蒂斯、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柯温爵士、肯尼思女爵士、蒂莫西·迪尔、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已故的迈克尔·迪弗、德本勋爵(约翰·格默)、已故的迪兹勋爵、肯·德格拉芬赖德、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雅克·德洛尔、卡萝尔·丁金斯、多布斯勋爵、诺埃尔·多尔、肯·杜伯斯坦、邓恩女士、已故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艾格蒙特勋爵、理查德·埃赫曼、布赖恩·福尔爵士、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费洛斯勋爵、弗雷德·费尔丁、已故的加勒特·菲茨杰拉德、马林·菲茨沃特、蒂姆·弗莱舍、福勒勋爵、查尔斯·弗里曼、特莎·盖斯曼、尼古拉斯·加兰、维克多·加兰爵士、罗伯特·盖茨博士、约翰·格尔斯、戴维·古多尔爵士、尼古拉斯·古迪森爵士、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高里勋爵、彼得·格雷格森勋爵、福雷斯发奇的格里菲思勋爵、格里·格林斯通爵士、伊普桑姆的汉密尔顿勋爵、克劳德·汉克斯爵士、克里斯维奇的哈尼勋爵、戴维·黑尔爵士、罗宾·哈里斯、布赖恩·哈里森教授、已故的阿瑟·哈特曼、马克斯·黑斯廷斯爵士、特里·海泽爵士、菲利普·亨舍爵士、赫塞尔廷勋爵、威廉·赫塞尔廷爵士、查尔斯·希尔、帕特里夏·霍奇森女爵士、迈克尔·霍华德爵士、杰拉尔德·豪沃斯爵士、亚伯拉罕的豪勋爵、乔纳森·豪、韦斯特维尔的赫德勋爵、安吉拉·胡斯、伯纳德·英厄姆爵士、马丁·杰科姆爵士、罗丁的詹金斯勋爵、乔普林勋爵、约翰·凯利、杰弗里·肯普博士、金洛查的克尔勋爵、罗伯特·金米特、布里奇沃特的金勋爵、已故的金斯当勋爵、已故的鲍勃·肯辛顿、基诺克勋爵、亨利·基辛格博士、安德鲁·奈特、勒维克的拉蒙特勋爵、蒂姆·兰克斯特爵士、安德鲁·兰斯利、布莱比的劳森勋爵、已故的内尔森·莱德斯基、约翰·雷曼博士、罗纳德·雷曼博士、马克·伦诺克斯爵士、奥利弗·莱特文、伯顿·勒

万、迈克尔·利利斯、肯·利文斯通、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爵士、雷切尔·洛马克斯、洛锡安侯爵（迈克尔·安克拉姆）、约瑟芬·路易斯、卢斯勋爵、罗米利·麦卡尔平女士、已故的西格林的麦卡尔平勋爵、柯林斯·麦科尔爵士、罗伯特·巴德·麦克法兰、德鲁姆格拉斯的马金尼斯勋爵、杰拉尔德·马龙、曼德尔森勋爵、马丁·曼瑟、已故的骑士桥的马歇尔勋爵、彼得·马歇尔爵士、杰克·马特洛克、霍舍姆的莫德勋爵、泰斯登的梅休勋爵、罗杰·梅纳德、埃德·米斯、彼得·米德尔顿爵士、奥利弗·迈尔斯、弗兰克·米勒、莫格勋爵、克里斯·蒙克里夫、戴维·蒙哥马利、下沼地的摩尔勋爵、皮埃尔·莫雷尔、已故的莫泽勋爵、托尼·莫特利、理查德·莫特拉姆爵士、费迪南德·芒特、布赖恩·马尔罗尼、简·马尔万、鲁伯特·默多克、理查德·默菲、已故的德莫特·纳利、安德鲁·尼尔、马丁·尼克尔森、托马斯·奈尔斯、戴维·诺格罗夫、奥利弗·诺思、约翰·诺特爵士、斯坦利·奥尔曼博士、约翰·奥沙利文、欧文勋爵、克莱尔·帕克南、迈克尔·帕克南爵士、帕金森勋爵、戴维·帕斯卡尔、巴恩斯的帕滕勋爵、理查德·珀尔、约翰·波因德克斯特、阿曼达·庞森比、贝斯沃特的鲍威尔女士、贝斯沃特的鲍威尔勋爵、柯林·鲍威尔、已故的查尔斯·普赖斯、乔纳森·皮姆、已故的迈克尔·昆兰爵士、施里达斯·桑尼·兰法尔爵士、凯瑟琳·拉姆塞、南希·里根夫人、约翰·雷德伍德、已故的里斯勋爵、克利夫顿的伦威克勋爵、威廉·里基特、罗兹·里奇韦、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爵士、彼得·罗宾逊、吉尔·拉特、理查德·赖安、温萨姆的赖德女士、温萨姆的赖德勋爵、萨奇勋爵、瓦费克·赛义德、约翰·斯卡利特爵士、迈克尔·施吕特博士、迈克尔·斯科拉爵士、雷蒙德·塞茨、夏基勋爵、尼格尔·欣沃德爵士、迪德斯伯里的舍伯恩勋爵、乔治·舒尔茨、杰里米·辛克莱、杰弗里·史密斯、约翰·斯帕罗爵士、迪克·斯普林、普莱斯托的斯特林勋爵、爱德华·斯特里特、巴里·斯特雷文斯、威廉·塔夫特四世、特比特勋爵、霍华德·泰彻、霍斯特·特尔奇克、卡萝尔·撒切尔、已故的丹尼斯·撒切尔爵士、马克·撒切尔、斯温纳顿的托马斯勋爵、德里克·托马斯爵士、哈维·托马斯、特恩布尔勋爵、格雷厄姆·特纳、布赖恩·昂温爵士、约翰·尤尔爵士、休伯特·韦德里纳、维克哈姆女士、韦克厄姆勋爵、北希尔瓦德格拉夫勋爵、乔治·沃尔登、已故的伍斯特的沃克勋爵、戴维·沃克爵士、斯蒂芬·沃尔爵士、丹尼斯·沃尔特爵士、彼得·沃里、已故的韦瑟